



奴隶的女儿

王致钧 著

奴隶的女儿

王致钧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·呼和浩特

奴隶的女儿

内容简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半农半牧区蒙汉劳动人民团结战斗学大寨。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发扬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，兴修水利，彻底改变了过去靠天种地、靠天养畜的状况。与此同时，揪出了混进领导班子的反革命分子。彻底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，把农牧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的高潮。在这次斗争中，新生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，更加巩固。书中着力塑造了年轻的支部书记、奴隶的女儿乌兰托娅的英雄形象。作者热情地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，歌颂了民族团结和年轻一代的成长。并以细腻的笔触，展示了半农半牧区特有的风光。

奴隶的女儿

王致钧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5 插页：2

1975年8月第一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53,2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61 每册：0.58元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时节已经立了秋，可是草原中午仍然有一股灰蒙蒙的蒸人的热气，象一层薄雾在空气中浮动着。这热腾腾的雾气里夹杂着干枯的艾草味儿和强烈的羊粪味儿。

一个姑娘从牧草试验田里向着呼斯泰山走来了。她边走边嘴里边哼着歌儿，直到开始沿着长满扎人的胡榛子丛的小路爬山，她才停止歌唱。

呼斯泰山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山坡上除了一簇一簇密密麻麻的胡榛子丛和稀稀落落的杨树、松树、杏树外，满山遍沟长着齐刷刷的白桦树。

白桦树，笔直笔直的树干白里透亮，象是一把把张开的花伞，遮盖着雄伟的呼斯泰山，使它显得更加郁郁葱葱。

那姑娘从林子里钻出整个身子，向山下探身看了看，侧

耳听了听，从衣兜里掏出一块花格小手绢儿，边擦汗边眺望起山下的景色来。

她叫董凌云，细溜溜的身材，中等个儿。是在呼斯泰大队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小组长。她虽然来到草原一年多了，可还是象当年的红卫兵一样，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黄上衣，一条蓝布裤子，脚上是一双黄胶鞋。一头黑灿灿的短发，只留到齐耳长，白晰的脸儿，有点上宽下窄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说话时，两道淡淡的细眉毛往眉棱骨上一挑一挑的，使她脸上老带着一种发问和惊讶的表情。

此刻，她正带着这种表情望着呼斯泰山下的景色，只见：由于天旱，白音宝力格河象条细长的带子，在呼斯泰山下转了个弯儿，由西而东向草原深处流去。河这岸，在一道石砌的护坡里，一泓蓝莹莹的水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白光，那是供一级扬水站用的蓄水库。蓄水库的周围和下面，新修的稳产高产田里，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，结铃的莜麦泛着青绿，开花的荞麦象一团白雪。种着各种优良饲草的牧草试验田，更是草茂花繁，色彩缤纷……远远望去真象一块块整齐的地毯。

“啊！多美啊！这扬水站修得多好。如果不是它把白音宝力格河水扬上来，今年天这么旱，哪会有这样好的庄稼！”董凌云得意地想着，用手抿抿齐耳的短发，又把目光转向山坡。看见钻在胡榛子丛里觅食的羊群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：

“唉！胡榛子要挂掉多少羊毛啊！乌兰姐想得就是对，今年只有拚死拚活把二级扬水站修成，让白音宝力格河水穿过呼斯泰山，浇上广阔肥美的黄花滩牧场，全大队的牧业才能按照党的要求稳定、优质、高速度地发展。”

董凌云想起支部书记乌兰托娅临到旗里开会时给自己布置的任务，心里一阵焦急，就装起手绢儿，迈开轻捷的步子，继续向呼斯泰山上走。

董凌云爬上气势雄伟的呼斯泰山顶，眯缝起眼睛远眺，又一次被山前山后的景色迷住了。她望望山后，平坦坦展悠悠的黄花滩一直伸展到天边儿。滩里，牧草一片浅黄，一片儿墨绿，一片儿暗红。秋风起处，那抓起秋膘的羊群象一颗颗滚圆滚圆的珍珠在绒毯上滚动，健壮的马群象一匹匹五颜六色的锦缎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而那高大的骆驼悠闲地昂首漫步，象是向人们炫耀它那两只耸起的驼峰哩！董凌云长吁一口气，回过头瞅瞅山前，山前又是另一番景象：狭长的弯弯曲曲的山谷里，在树林和庄稼的掩映下，那一个个雪白的蒙古包、一排排赭黄色的板申房、一座座整洁的桦梢围墙小院，哩哩拉拉一条沟，从牧业队一直连到农业队，快要延伸到白音宝力格河边啦！

啊！这是多么富饶美丽的草原风光，这是一个多么欣欣向荣的农牧结合大队啊！

董凌云望着呼斯泰大队这一片大好风光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心头一阵激动，不禁想起一年前他们刚从首都来到草原的时候，副支书梁根柱大爷给他们介绍的解放前呼斯泰的情景。呼斯泰原来不叫这个名，很早以前，这一带并没有人烟，在呼斯泰山周围长着的白桦、松树和扎人的胡榛子丛里，只有快腿的黄羊、牡鹿和凶猛的豹子、狼群出没。后来，草原上逃亡的奴隶和口里走西口的长工来到这里，陆续立起了三顶帐房。人们开始叫它三顶帐房、狼窝沟……只是在解放后，

蒙汉劳动人民才给它起了这么个漂亮的名字——呼斯泰。而且，随着这个村名的诞生，呼斯泰才改变了模样……

现在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呼斯泰大队的贫下中农牧焕发出新的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。去年秋天新党支部一成立，新任党支书乌兰托娅就提出了修建白音宝力格河扬水站，凿通呼斯泰山，浇灌农田牧场的大干规划。这个规划要是全部实现，呼斯泰大队更要根本改变面貌啦……

董凌云想到这儿，心头一阵兴奋，真想立刻作一首诗。她抬头瞅瞅耀眼的太阳，想起她是抓晌午收工后的空儿来勘察，怕耽误事儿。于是，又甩了甩齐耳的短发，从挎包里掏出上次勘察时画下的草图，眨了眨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抓紧时间勘察起来。

董凌云在林草茂密的呼斯泰山背后转来转去，想测定一个穿通呼斯泰山的最理想的洞口。走一处看看，不合适；又走一处量量，还不满意。直找到一个长满胳膊粗的小白桦树的山凹处，才感到中意。她兴奋地在草图上标了个记号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天已经阴起来，白桦林里刮起一阵风，吹得树叶沙沙响。董凌云这才想到应该回去了。她收起那张穿山洞的设计草图，没走几步，草丛中忽地窜出一只野兔，冷不防吓了她一跳。她赶紧走几步，想尽快走出林子。这时身后的白桦林子里又一阵沙沙的声音。她以为是风声呢，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。哎呀！原来是一只黄灰色的狼，正从胡榛子丛里钻出来。董凌云虽然在公园里见过狼，那是锁在铁笼里的，可没有在树林里见过这凶恶的动物啊！而且又是她一个人！她心里感到一阵紧张，头皮顿时麻酥酥的。但又忽然想起有一次听

桑布大叔说过，见了狼不能慌，要稳住心对付它。于是，她定了定神，一边往四面瞅了瞅，一边强制镇静地走了几步。可是那狼欺她是一个人，竟然慢慢地冲着她走来了。它的两只眼睛里闪着磷火一样的绿光。

“啊！怎么办呢？”董凌云焦急起来。她后悔自己没象敖日玛阿妈和乌兰姐那样经常背棵枪，那样她就可以冲它开一枪。再不，象桑布大叔那样经常在皮靴腰里插把食肉刀，也好招架一阵……这会儿赤手空拳怎么能和狼搏斗？还是喊一声吧，万一有人听见就可以赶来。再不，赶紧找一棵好上的树……

“喂——哎！”

董凌云喊了一声，顺手拾起一条枯枝，就见那只狼全身一缩猛地向她扑来。

“噎——”

突然传来一声枪响。

随着枪声，那只凶恶的狼“噗”一下倒在地上。

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位二十二三岁的蒙古族姑娘骑着一匹大白马从白桦林里跃出。她的脸庞黑里透红，眉宇开阔，给人一种总是生气勃勃的印象。眼睛不很大，但是炯炯有神，眼睫毛扑闪扑闪的，闪烁着机智、勇敢的光芒。略厚的嘴唇挂着一缕憨厚而又倔强的微笑。一顶洗得发了白的黄军帽下，露出两条乌黑油亮的短辫子。海蓝色的长袍上，绛红色的腰带扎得紧紧的，显得特别精干、洒脱。

“乌兰姐！”

董凌云狂喜地喊了一声，迎了上去。

“凌云！是你呀，受惊了吧？”

乌兰托娅下了马，一把拉住董凌云的手，关切地问道。

董凌云白晰的脸上显出两朵红晕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眼睛佩服地瞅瞅乌兰托娅和她肩上挎的那支闪闪发亮的半自动步枪，说道：

“乌兰姐！刚才我真有点怕……”

乌兰托娅和董凌云交谈着，知道她是牺牲了午休时间上山勘察，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对她说：

“凌云！你到林子里来，为甚不带枪呢？就是平时也应该枪不离手。因为，咱们不仅要小心林子里的狼，还要警惕混在人群中的狼！”

董凌云两道细眉毛往眉棱骨一挑，若有所悟地说：“乌兰姐！你说得太好了，混在人群中的狼！”

乌兰托娅笑了笑说：“是啊！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的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、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他们不就是混在人群中披着羊皮的狼吗？凌云！这次旗里开会，我们又一次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和‘九大’文件。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，路线斗争也没有停止。旗委狄辛同志说，咱们在学大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，首先要抓好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。”

乌兰托娅话刚落音，白桦林里呼地刮起了大风，刮得碗口粗的树干随风摇曳，树梢发出哗哗的响声，山后传来一声闷雷。

乌兰托娅说：“不好，我从旗里回来时，气象站说今天局部地方有暴雨，凌云，咱们快走！”

乌兰托娅翻身上马，让董凌云坐在自己后面，用力一夹马肚，大白马象支出弦的箭射出桦树林。

忽然天空中轰隆隆响了几个震耳的炸雷，接着便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雨中还夹着冰雹。

过了一阵儿，冰雹没有了，雨却越下越大，天象被什么东西戳破似的，哗哗地倾倒着，广阔的花滩顿时变成了白茫茫的雾海。

乌兰托娅和董凌云合骑一匹马冲出树林。心想，暴雨过后必有山洪。正要翻过呼斯泰山赶到蓄水库看看，忽然从花滩里传来一阵阵马的嘶叫声和擂鼓似的马蹄声。乌兰托娅冲雨雾中一看，原来是桑布大叔的改良马群被冰雹和暴雨惊散了。雨雾中那匹黑头长鬃儿马撒开四蹄领着马群狂奔。

“哎呀！凌云！马群乱跑，要出危险。来，你抱紧我，先拦回马群！”

乌兰托娅侧转过水淋淋的脸，大声向紧贴着她的董凌云说着，驱赶着大白马向惊散的马群迎去。

天已经黑下来了。

风雨声中，乌兰托娅的大白马穿过雨帘，迅速靠近了马群。但是因为那匹领头的黑儿马仍在没命地狂奔，马群很快靠近了呼斯泰山，此刻她清楚地知道，如果不快点拦住黑儿马，马群就会在呼斯泰山的沟汊里造成损失。可是这样两人骑一匹马根本不可能追上黑儿马，再说大白马跑了长路已经累了。怎么办？这时恰好有一匹飞快的枣红马和大白马平行，乌兰托娅急中生智，回头把马嚼子往董凌云手里一塞，喊了声：“放开我！去通知人们上坝！”就轻捷地象只燕子似地

跳向身旁的枣红马。

当董凌云抓住嚼子抬头看时，乌兰托娅已经稳稳地伏在枣红马背上，两手抓着马鬃，飞快地向前驰去。

这时，远处好象传来“哗哗”的山水声。董凌云想起支部书记的话，骑马跑下山去了。

乌兰托娅紧紧贴在枣红马背上，两胯夹紧马肚，眼睛眯缝成一条线，透过浓黑的睫毛，死死地盯着跑在前头的黑儿马。黑儿马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，很快就要被她追上了。她用马鞭连着踢了几下马肚，枣红马呼地一下冲到黑儿马跟前。但是，狡猾的黑儿马不甘心被拦住，竖起两只前蹄，抖了抖乌黑的长鬃，仰天叫啸一声，夺路奔逃。乌兰托娅正要紧追，迎头传来一声吆喊：

“嘴依——”

啊！原来是桑布大叔的徒弟，小马倌张彬赶到了。两马迎头一拦，黑儿马服了输，乖乖地领着马群掉过了头。

张彬撵着马转身对乌兰说：“乌兰托娅支书！你这马上的功夫真好，不是遇上你，马群要受损失。”

乌兰托娅看看雨衣被淋得精湿的张彬，岔开了话题：“快点把马拦回去吧！桑布大叔呢？”

“他帮人拦另一群马去了！”

董凌云骑马下了呼斯泰山，正要回村中喊人上白音宝力格河边的蓄水库，忽然听见一声沙哑的喊声：

“洪水冲开蓄水库了，快上坝呀！”

董凌云驱马迎着喊声跑上去，几乎和一个人撞了马头。那人“嘿”了一声打开手电，董凌云凭声音听出对面骑在马上

的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贾五十六。只见他全身缩在雨衣里，只露出两只眼睛向她张望。

“啊！凌云！是你呀！快点和大叔喊人！”

这时，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雷声、风声、雨声、水声混合在一起，淹没了人们的呼喊声、牛羊的叫声。风里裹着雨，雨里卷着风，抽打得人张不开嘴，喘不过气。但是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

贾五十六听见人们赶来了，呼喊指挥着人们向白音宝力格河边的蓄水库跑来。等他们跑到的时候，洪水冲开了蓄水库的护坝，大水直往外冲。说话工夫，哗啦一声响，水泵房塌了。贾五十六喊了声：“哎呀！水泵房冲塌了，要保住柴油机和水泵呀……”就噗通一声跳到水里。

后面赶来的人们看见贾主任下了水，怕他有什么危险，一个个噗通噗通紧忙跳进水里，捉住贾五十六的手，链着膀子堵在决口上。

赤手空拳哪能堵住决口！贾五十六首先坚持不住了，声嘶力竭地喊了声：“来人哪……”喊声没落，一个浪头打来，贾五十六一只手一松，翻了个斤斗，摔在水里。旁边一个小伙子死劲一拽，赶紧把他推到岸上。

雨变得小些了，但是决口的水越来越冲。贾五十六哭咧咧地喊着：“完啦！再不来人，这下可堵不住啦！”

听着贾五十六这么一嚷嚷，站在水里的一个小伙子也动摇起来，惊慌地嘟哝：“哪怎么办呀？”

在这慌乱的时刻，突然有一个声音象是从天而降：

“有办法！水来土挡，兵来将挡，大家不要慌。来呀，

巴特尔！把这两车柴草连车推下去！”

大家一听是这熟悉坚定的声音，顿时安定下来，接着又亲切地呼喊起来：

“乌兰托娅！你回来啦？”

“乌兰姐回来啦，这可好啦！”

喊声里，风雨中，借着董凌云提的马灯，农业队的人们看见，他们年轻的支部书记乌兰托娅领着牧业队的人马，赶着几辆装满桦梢和柴草的勒勒车来了，禁不住心里的高兴：

“牧业队支援咱们来了！”

“咱们大伙儿合成一股劲儿，一定能堵住！”

“来呀！咱们快干吧！”

乌兰托娅听着大家的喊叫，不言语，和巴特尔指挥着众人，哗的一下连人带车下到水里。大家一看护坝决口里一下填进两辆勒勒车，就一齐动手挥舞钢锹，填树枝的填树枝，运草袋的运草袋（草袋里已装满砂石）。经过一阵紧张的战斗，终于将决口堵住了。

这会儿，人们才觉出雨已经变小了，变成细细的雨丝。风也小了。夜也深了。乌兰托娅正准备让人们回去休息，夜幕里又传来一阵滴滴嗒嗒的马蹄声，人们亮起马灯一照，原来是大队保管张贵和牧业队几个小伙子。他们见大家这种泥淋浆糊的样子，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巴特尔看见除了敖斯尔外，尽是牧业队派到专业队的几个人，没好气地问：“你们干甚去啦？”

一个叫阿鲁哈的小伙子粗声低气地回答：“到左旗乌兰图格公社那达慕^①看赛马……”

“你们几个不是加固护坝吗？谁叫你们去的？”巴特尔又问。

小伙子们看看张贵，又看看贾主任，没有吱声。

贾五十六却一面揉着左腿，一面瞅瞅乌兰托娅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巴特尔，晌午时候，他们几个和大叔我说过，我那会子还没有听到气象预报，就让他们去了。嘿嘿！这是大叔的责任。可是哪想到有这么大的暴雨啊！这下，农业队滩里稳产高产田的庄稼怕是全完啦！可石雷小他们恰好又出外跑副业去了！”

乌兰托娅刚才已听荷花嫂、董凌云说过，石雷小从专业队抽回农业队一些人搂发菜、跑运输去了。对于她和老宝同志开会不在这几天发生的变化，特别是今天的大水冲塌蓄水库坝淹了庄稼，她既感到焦急，难过，又觉得情况复杂，需要认真对待。但是做为一个大队的领头人，她很不满意贾五十六这种哭天喊地、动摇军心的样子。便抖了抖辫子上的雨水，冲着大家大声说：

“不怕。咱呼斯泰大队的蒙汉贫下中农牧学大寨，就要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硬骨头精神，灾害压不倒，困难吓不倒。有党的领导，有农、牧业队的相互支援，农业队稳产高产田绝不会完，咱们一定要团结战斗，战胜困难，继续大干！”

①那达慕：草原上的一种大集会。在这集会上，人们除进行物资交流外，还开展各种民族形式的宣传文体活动。

白音宝力格河边的蓄水库护坝上，河滩和山坡的农业稳产高产田里，到处人声喧嚷，热气腾腾。呼斯泰大队的贫下中农牧，并没有被突然袭击来的灾害所吓倒。在乌兰托娅召集的紧急支部会后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他们突击加固水库护坝，抢救被水淹的庄稼，抓紧放牧牲畜。呼斯泰山周围的沟汊里，仍然是牧歌嘹亮，人欢马叫。

呼斯泰山腰隧洞口的岩石上，用红石头嵌着气势雄劲的一溜大字：

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！

山下，白音宝力格河边的蓄水库护坝上，用白石头砌成的标语同样鲜明：

蒙汉团结学大寨，誓把山河重安排！

乌兰托娅正和一伙姑娘们在一块水淹的麦田里拔麦子。“男人拔麦子，女人坐月子”，这句谚语已经说出平常拔麦子的甘苦。今年的麦子泡在膝盖深的水里，得绾起裤脚、脱了鞋袜，蹶在泥水里捞，就比平常更费了劲儿。但是在半农半牧地区长大的乌兰托娅对拔麦子并不隔行。她见罩着一块

红花头巾的荷花嫂，乘她刚才和人说话的工夫轻轻巧巧超过了她，便把两支小辫一甩，把短袄袖子又往上一缩，就弯腰猛干起来，不一阵儿，她就超过了荷花。荷花嫂直起腰，看见乌兰托娅超过了自己，并不着急，只是轻轻喊了声：

“小乌兰！你沉匀点干，别累着！”

乌兰托娅正要回话，猛然传来一阵清脆的竹板声响，原来是兼任地头宣传员的董凌云说开了快板：

竹板打，连声响，

抗灾大军上战场。

抬头看，

水库坝上红旗飘；

低头瞧，

高产田里干劲高。

别的事情先不表，

说说咱呼斯泰抗灾众英豪；

党支部发出紧急动员令，

贫下中农牧齐响应，

杀向抗灾抢救第一线，

龙腾虎跃显神通；

抢修队，

逞英雄，

天还不亮出了工，

背石砌坝锁蛟“龙”。

打草队，

不示弱，

杀声阵阵战草窝，
不建奇功不停歇。
抢收队，
干劲大，
泥里水里捞庄稼，
天大灾害压不垮。

.....

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，坝上坝下传来了欢快的喊声：
“说得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“再来一个要不要？”“要！”乌兰托娅直起腰，用手背擦了擦红扑扑的脸盘上的汗水，兴奋的目光注视着这热气腾腾、干劲冲天的景象，激动地想：
“毛主席的教导多英明啊！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只要发动起群众，任何困难都不怕。”

事实也正是这样。前天那场暴雨过后，一级扬水站的水泵房冲塌了，部分水管器材冲坏了，稳产高产田的庄稼和牧草试验田的优良牧草给冲倒了。一时间群众中人心惶惶，阶级敌人幸灾乐祸、散布谣言。但是，呼斯泰大队党支部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传达贯彻了旗党委扩大会议精神，研究分析了村里形势，提出以抓阶级斗争为纲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战胜灾害、继续大干的措施。会后，立即在全大队范围内组织了抢修、抢收、打草三个临时突击队。今天接着又召开了战斗誓师会，向贫下中农牧和全体社员作了动员，于是，这场浩浩荡荡的突击战斗便这样展开了。

傍晚午时候，小伙子和姑娘们正干得挥汗如雨、口干舌燥，一辆勒勒车和一辆小胶车从山湾处出现了。负责后勤的